



緬北之戰

黃仁宇◎著

黃仁宇的第一本書



緬北之戰

黃仁宇◎著

戰地記者黃仁宇

林載爵

一九四二年上半年，日軍占領了緬甸全境，印度岌岌可危，一旦失守，日軍可以直驅中東，控制印度洋。緬甸的淪陷對中國戰場也產生了嚴重的影響，滇緬公路被切斷，西南的國際交通僅靠飛越「駝峰」航線維持。因此，中、美、英三國都認為必須反攻緬甸。

一九四三年春，中國駐印軍的補充、訓練大致完成，反攻緬甸，打通中印公路的時機業已成熟。二月的一天清晨，黃仁宇和一群軍官作為先遣部隊，飛過「駝峰」到達印度的藍伽，設立新一軍的總部，此後一年半他就參與了反攻緬甸的行動，並且成爲一名

前線觀察員，當起了戰地記者，一邊服役一邊寫了十餘篇文章，投到當時最負盛名的《大公報》及其他報章。一九四五年三月結集後由上海大東書局出版，成爲黃仁宇的第一本著作。

做爲戰地記者，爲了凝聚意志力，他必須強調光明面，這是他日後在回憶錄《黃河青山》中的自白。但是，即便如此，他說他還是自有定見和癖好，那就是想在文字裡注意營以下的行動，而極力避免涉及高級長官，並且盡量以親自在戰鬥部隊之目睹爲限。這十幾篇通訊無法有系統地將緬北各戰役作一描述，但還是保存了幾場戰鬥的細節，包括兩次戰車攻擊，一次飛機轟炸，一次負傷和幾次步、砲兵的戰鬥。儘管是紀實報導，但讀者已經可以深刻感覺到黃仁宇的小說技巧，每篇文章有情節、有鮮活人物、有高潮迭起的戲劇性發展、有作者的感情懷與意念。透過這本書，我們一定會有同感：黃仁宇日後深具魅力的歷史寫作方式原來是其來有自。

「軍人的生活像一團夢，整個人生的生命又何嘗不像一團夢！」（八月十四日），這場緬北之戰對黃仁宇的人生觀顯然有一定的影響。晚年回顧這段歲月，他說，每天都有人被炸斷腿，頭顱大開，胸部被打穿，屍身橫在路邊，無人聞問，他看到的人類痛苦不知凡幾。但是，當死亡不過是一瞬間的事，而生命降格成偶然的小事時，個人反而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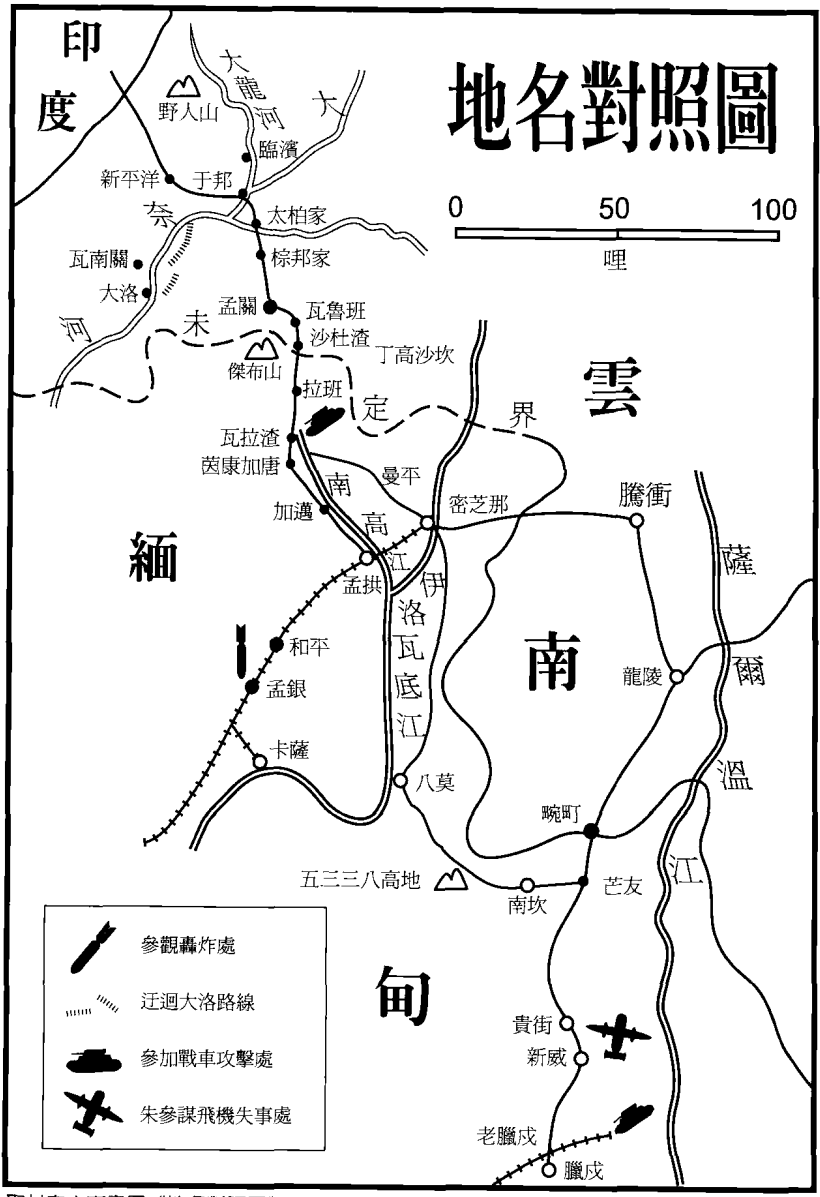
中解放。戰爭帶領人們進入生命中稍縱即逝的重重機會及無比神秘之中，因此，戰爭無可避免會引起各式各樣的情緒及感懷。

這樣的情緒及感懷只能藉助日後的回憶加以抒發。〈拉班迫擊戰〉一文中提及，他看到一座橋下歪倒著一個敵人的屍體，頭浸在水內，他是一個大尉，旁邊的樹枝上晾著泡濕的地圖和英日字典。黃仁宇在戰地報導中平實地記錄此景，毫無私人情緒。然而，這一幕卻讓他久久無法忘懷，以至於在《黃河青山》中，他多了這樣的感懷：「毋需多久，我就發現死者和我有許多共通點，屬於同樣的年齡層，有類似的教育背景。在死前一天，他還努力溫習他的英文！誰敢說他不是大學學生，脫下黑色的學生裝，換上卡其軍裝？想想看，要養大及教育他得花多少心力，接受軍事訓練得花多長時間，然後他在長崎或神戶上船，經過香港、新加坡、仰光，長途跋涉的最後一程還要換搭火車、汽車、行軍，最後到達在他地圖上標示著拉班的這個地方。千里迢迢赴死，喉嚨中彈，以殘餘的本能企圖用手護住喉嚨。」接著，黃仁宇又加上了一段神來之筆：「在孟拱河谷這個清爽的四月清晨，蝴蝶翩翩飛舞，蚱蜢四處跳躍，空氣中瀰漫著野花的香味。而這名大尉的雙語字典被放在矮樹叢上，兀自滴著水。」

在〈密芝那像個罐頭〉裡，他描述雲濃雨密下，負傷將士的擔架不斷扛來。一隊美

國兵卻依舊英雄氣概地站著，一動也不動。有些傷兵在呼叫，有些傷兵雖不呼叫，而他們失血的臉卻是那麼憔悴！戰爭是殘酷的，但這是一幅多麼生動的畫面！對於這群美國步兵的感懷，他保留了四十多年，在《黃河青山》中才作出表白：「傾盆大雨無情地下著，這些士兵肩荷著卡賓槍，顯然在等候出發的命令，全都站著不動，不發一語。我能說什麼呢？要我說他們英氣勃勃地站著，堅忍不拔，昂然挺立，決心承擔戰爭的重任，忍受惡劣天氣的折磨？他們的眼圈和無動於衷的表情都讓我別有所感。下雨會讓他們想家嗎？想到九千英里之外的家鄉？」目睹這一場景幾天之後，就在密芝那，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六日，在一場戰鬥中，黃仁宇的右大腿被三八式步槍擊中貫穿倒地，所幸沒有傷及骨頭。「我一生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天。」黃仁宇這麼說。

本書在出版六十年後重新問世，正可帶領我們進入黃仁宇心路歷程的出發點，對於黃仁宇的人生觀與歷史觀當有更多的了解。



取材自大東書局《地名對照圖》。
標註的地名以見於內文者為準。

目次

戰地記者黃仁宇	i
更河上游的序戰	1
緬北的戰鬥	7
孟關之捷	15
拉班追擊戰	29
隨車出擊記	49
苦雨南高江	59

密芝那像個罐頭.....	6
加邁孟拱戰役.....	0
八月十四日.....	1
我所知道的八莫攻城戰.....	3
「這種敵人」.....	4
老臘戍和新臘戍.....	6
「業餘新聞記者」(代跋).....	8
	7
	1
	7
	9
	1
	1
	5

更河上游的序戰

各位看地圖，知道印度沙的亞以南和孫布拉蚌以西有一段地區，上面蓋滿了重重疊疊的等高線，又點遍了圓葉樹的記號，國境線到這裡就斷絕了。這裡是屬於中緬未定界的地區，我們稱之為野人山。顧名思義，大家都可以想像這是怎樣的一塊蠻荒野地。

這裡的樹林，綠得發青，又青得帶腥。在樹林裡面，只聽得山下急流嘩嘩作響，枝葉叢裡的昆蟲鳥獸各發妙音；此外就不知天昏地暗。山洞門口有時伸出一個蛇頭，頂上樹起紅色之冠，當它張開血盆大口長吼一聲時，心雄萬丈的壯士也不免望而卻步。在這



1943年10月，在P-40戰鬥機掩護下，中國軍隊向北緬進軍。

樣一個馬爲卻行人爲涕下的絕域裡，我們的「國立」部隊，正在以刺刀與手榴彈，寫著一首血的史詩。

「國立」部隊是去年在緬甸山谷裡五月長征的精銳。他們的足跡曾遍涉伊洛瓦底江和更的宛河的南北。一年以來，馬更肥，人更壯，兵器愈犀利，鬥志愈旺盛。十月廿八日，他們奉了統帥部的將令，爲了保護「東京路」，決定予敵人以無情的打擊。

十月二十九日，他們擊破了敵人的抵抗，進入了更的宛河上游諸流匯合的地區；占領了被敵人占領了一年多的新平洋，和大洛西北的戰略要點瓦南關。捷訊傳來，中外歡頌。

就在這時候，敵人利用後方聯絡的便

利，由加邁以南運到了大量援軍以及迫擊砲和野砲，使他們在人員與火力兩方面都占優勢，但是「國立」部隊仍以高度的犧牲精神和精練純熟的技術，發揚著中國軍人既堅且韌的特性，與敵人奮戰。

十月三十一日、十一月二日、十一月初十日，都是短兵相接、前仆後繼、血滿溝渠、天驚地震的日子。主要的戰鬥發生於大奈河及大龍河之交匯線，以及以北的于邦和臨濱。每至機關槍與迫擊砲和奏、山鳴谷應的時候，我忠勇將士無不視死如歸，裹傷猶戰。激戰至十餘日，不僅敵人企圖消滅三角地區的我軍未能達到目的，反而將新平洋的外圍據點如臨濱、沙牢等地讓給了我們。檢視戰場，屍填丘壑，血灑荆棘，敵我的損害均重。但是我軍占領了橋頭堡陣地多處，在三角地區的腳跟就站穩了。

敵人在右翼既無進展，又打算在左翼占領一兩座高地，以便威脅我軍側背。自十一日起，由津川直志少佐親率敵軍五百餘人，由大洛北犯，猛攻瓦南關以南我軍陣地。豈知出馬不利，十一日敵軍一百六十餘人輕率北進，我道路伏擊隊僅以一排兵力前後左右夾攻，大部敵人應聲而倒，僅餘少數倉皇遁走。從此敵人北望踟躕，此身正在深淵，前進一步便是死所。而我軍則在掃除戰場，計算擄獲，增強工事，預備敵人再度來犯。



滇緬公路上十萬築路大軍。

不出所料，十二、十三、十四直至十六日，敵人都再三北犯，這是一幕既悲且壯的戰鬥。我軍居高臨下，敵人你儘管來，只要你們繳納死稅。幾次敵彈命中我陣地，爆炸、破片、煙硝與血肉在叢林裡面飛舞，可是我們戰士無所動乎中。至十六日，僅以敵人遺留在我陣地前的屍體而論，就達百餘具，裡面經隨身文件證實的軍官，有荒木中尉與山下大尉。後者經查為敵人在此方面機關槍中隊的中隊長，即此一點，可見戰鬥之激烈。在此次戰役中，各單位士兵能夠勇敢沉著，奮勇抗戰，已經高級司令部傳令嘉獎。而我趙振華上尉在混亂中仍然精細指揮，奮不顧身，洵屬可貴。

十六日之後，敵人在右翼方面得到增援，戰事的重心又返該翼。二十二日敵人以山砲及迫擊砲向我陣地猛烈射擊。入夜敵人由加任方面偷渡成功，使該方面我孤軍陷於苦戰。但是敵人並沒有得到什麼。敵人渡河西北犯的部隊達五六百左右。臨濱之圍，達四晝夜。我少數官兵曾忍過砲擊，拚過肉搏，修過工事，挨過沉寂，血汗交流，從無休歇，至二十六日始得解圍。而敵人早已損害慘重，既不能攻，又不願退，徘徊悵望於我軍陣地前的死人堆裡……。

十二月之後，天候轉涼，白晝更短。我前方戰士的挺戰卻愈加興奮，而戰果也一天比一天豐碩。十二月一日臨濱之戰，我小部隊被敵砲集中射擊達六小時，又被數倍之敵三面圍擊，從午前十一時戰到日暮，我軍斃傷敵百餘人，檢視我軍，戰死及受傷者不過十數人。于邦我軍，從十一月二十三日獨立作戰以來，至今近月，被敵包圍達十餘次，敵人不過圍著村前村後灑了一道血的圓圈，青天白日旗下的陣地屹然未動。在這些創造光榮紀錄、樹立優良傳統、發揚民族精神的戰鬥裡，李克己少校和劉景福上尉都〔有〕卓著功勳。

截至目前為止，敵人已經再竭三衰，日來每次潛行退後幾百公尺，輕輕掘著急造工事。戰友的屍骸，鮮明刺目的日章旗和整件的兵器……都聽任縱橫擱置在這座陰森的原

始森林裡……。

在山岡上，在大樹旁，在灌木叢裡，在村落邊際，「國立」部隊的壯士，卻重新準備刺刀與手榴彈，準備寫完這首血的史詩。

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寄自印度

十二月卅一日《大公報》

緬北的戰鬥

叢林內的陣地攻擊

我駐印軍在緬北的戰鬥，經過去年十月與十一月的艱苦支撐，終於達到了爭取時間掌握主動的目的。最近胡康河谷在風和日暖的條件下又度過了一個新年，我忠勇將士也一鼓作氣地在大森林裡突進四十英里。俯視戰跡，尤其追念臨濱、于邦我少數部隊困守孤村的精神，令人可泣可歌。戰線向南推進以後，士氣愈為旺盛。無論在殺傷、擄獲以及戰術戰略的成就上講，都可以打破紀錄，樹立新軍的優良傳統。



中國遠征軍正在緬甸修復一條被大水沖毀的橋梁。

進。機關槍永遠是那麽喋喋不休，迫擊砲一聲聲狂吼，偶然一陣地裂天崩，接著煙飛樹倒，我汗流浹背的將士卻仍然前仆後繼地一貫突進。二十四日午後，兩軍相持未決，各單位幹部親持衝鋒槍，作為士兵楷模，在隊伍之前以火力指揮。入夜之後，依然衝殺未已。耶誕日黎明，各班排相繼接近敵陣，手榴彈與擲彈筒發揮威力，戰鬥更趨激烈。一直戰至午前十時，槍聲較稀，掃蕩隊突入敵陣。荒草叢裡，到處籠罩著一層煙硝與灰土，

臨濱、于邦我軍之完全解圍，開始向敵人轉移攻勢，始自耶誕前夜。我××部隊派遣的掃蕩隊，經過精細的搜索和嚴密的部署，毅然向村莊西北敵中村中隊衝擊。這一場戰鬥，每一寸的進展都是披荊斬棘和冒險犯難：在一片陰森的原始森林裡，上面有敵人以鋼板構築的鳥巢工事，下面有俯拾皆是觸發地雷；部隊散開之後，前後不能兼顧。但是我將士顧念戰友的艱難及賦予本身任務之重大，仍然在敵人火網之下步步躍